

征文

跨越太平洋的记忆 (3)



图片来源：百度

海外学子： 国外看病那些事儿

俗话说“看病方知健是仙。”若不幸生病，少不了要经历到医院排队挂号、买药、吃药等程序。如此折腾下来，让不少人“谈病色变”。那么，留学生在国外生病，会有什么故事？听听他们的分享——

在美国南极科考站 遇见了 中国科考站队员

薛夏

彼得(Peter)找上我是一场意外，用我们中国人常说的话说就是“缘分”。那天无意中看到微信群里有人说学校的本科生正在制作一部以中国留学生为主题的纪录片。他们在征集愿意参与的中国留学生，作为一个常年与科研为伴的生物学博士生，往常我不常参与这些活动。可当时，我刚就学术的文化差异跟导师进行了一场讨论。于是，我就联系了导演彼得。

彼得是一个典型的美国大男孩儿，带着一副眼镜，围着一条围巾，颇有导演的样子，这就是我第一眼见到他时的感受。他说很意外我会同意他来实验室录影并且参与这次拍摄，实际上我自己也颇为意外。我告诉他，因为我们中国文化中常讲“沉默是金”“默默无闻”，所以大多数中国学生都相对“安静”，然而正是这种“神秘感”导致许多美国人对中国人缺乏近距离的、全面的了解。比如说，我们谦逊有礼并不代表我们心思深沉、不求表现，所以我很乐意跟他分享我在美国留学的感受，并且从个人的角度为他解读中国文化。

2013年8月，我在美国开启攻读博士之旅。因为年龄相对较长，我很清楚自己的目标和努力的方向。我选择的课题方向是南极生物学，希望能去世界尽头看看，到美国学习也是为了让自己的未来有更多的可能性。

记得来美国的第二天，我在校园里散步，由于初来乍到的羞涩，每当看到有人迎面走来，都会下意识得低下头。走了一会儿，我忽然觉得这并不对。我问自己：“我的害羞究竟是来源于陌生还是胆怯？”那时，我忽然想起前一天导师见我时跟我说，他印象里的中国学生都很害羞，可实际上我不是一个害羞的人。于是我尝试着面带微笑面对那些经过我的人，自信得跟他们问好。实际上，我当时的想法很简单：希望经过我身边的人能从我身上感受到，中国人是友好的、自信的、有礼貌的。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我读博士二年级时，我们实验室的美国学生跟我说：Summer(笔者的英文名字)，你真的不像一个典型的中国留学生。我笑着对他们说：“不对，根本没有典型的中国留学生，每个中国学生都有着不同的个性。所谓典型，是大家对中国学生的误解。”

2015年冬天，我第一次跟随导师登上了南极大陆。在那里，我见到了不少颇负盛名的科学家。在食堂里，我们聊起了中国。我向大家介绍中国的共享单车、移动支付以及中国在科技创新方面所做出的努力。虽然我不能保证自己说得完全准确，但我希望自己可以成为他们了解中国的一扇窗户，哪怕是很小很小的一扇窗。

我想，如果每个中国留学生都可以把自己当作中国文化的传播者，当作传播中国文化的一扇小窗户，一座小桥梁，那么世界就会对中国有更多的了解。

2018年元月，我在美国南极科考站遇见了中国科考站的队员，见到同胞兴奋不已的他们聊了许多关于跟随导师科考和在美国留学的趣闻。有那么一瞬间，我觉得自己就是一座小桥梁，两种文化在这座桥梁上实现了沟通和碰撞。那种感觉很奇妙，让我感觉原来文化交流可以通过这么渺小的我来实现。

彼得所拍纪录片结尾处引用了我的话：“用自己看到的有限的事情去轻易下结论是很武断的，即使我们都来自中国，拥有同样的文化，但我们仍然有着不同的性格。文化与文化之间的交流不能是形而上的，最简单的碰撞方式就是公开的对话和沟通，这样的对话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彼此的文化，实现更有效的沟通。”

留学是一场属于留学生自己的旅行，却也是两种不同文化的碰撞。强迫自己去融入别人的文化，或者强迫别人理解自己的文化都不是正确的沟通方式。中国历史悠久，我希望每名中国留学生都能带着自己的文化去沟通和交流，在你了解对方文化的同时，也要告诉世界，我们的文化有多么灿烂。

(作者简介：薛夏，美国杨百翰大学博士毕业，现就职于郑州大学医学科学院。)

英国看牙记

吴思颖

回想刚入学时的看牙经历，在英国谢菲尔德大学读研的蔡幸君坦言“真的特别心酸”。

蔡幸君至今记得，当时是一个周末，她去伦敦海德公园玩。吃完随身带的面包，突然发现牙缺了一块。因为是刚开学，蔡幸君对英国的医疗系统几乎没有了解，只知道在入学时，学校要求每个留学生购买了海外留学生医疗保险，但她不知道看牙是否属于医疗保险的范畴。去哪看牙？该从哪儿着手？蔡幸君一无所知。

无助之下，蔡幸君的韩国室友告诉她，可以去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HS)的就医点咨询。可让蔡幸君哭笑不得的是，几天后，她回到谢菲尔德市到学校附近的NHS就医点向那里的工作人员阐明自己的情况后，工作人员让她拨打电话111(英国非紧急医疗救助电话)再次进行咨询。

“我觉得还好吧，毕竟在国外生活了4年，看病不是什么特别困难的事。”刘丽(化名)今年6月从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统计学系毕业，说起当初在国外看病的经历记忆犹新。

刘丽告诉笔者，她留学所在的卑诗省要求每个人都购买医疗服务计划(简称MSP)，费用为每月37.5加拿大元，办理成功后，会得到一张个人专属的医保卡，到医院看病需要出示该卡。

回想起第一次到医院就医的经历，刘丽仍然觉得无语。“我第一次进医院是因一块很小的鸡骨头卡在喉咙里。”刘丽说，“护士为我登记各种基本信息、测量完体温后，便让我在等待室等候叫号。这一等，便是3个多小时。倒是整个治疗过程很顺利，鸡骨头很快就被取出来了。”

在急诊室，刘丽注意到，急诊叫号并不是按照排队顺序，而是按照病情的轻重缓急。“之前，我朋友看急诊时的症状是胸痛加呕吐，登记完没多久就被叫号了。我的病症轻微，所以等候时间较久。”刘丽说。

尽管在加拿大的第一次看病经历让刘丽印象深刻，但她觉得卑诗省的医疗福利不错。“一般看急诊都不需要花钱，还可以享受免费打HPV九价疫苗等福利。”

“那时候我刚到英国，几乎听不懂工作人员问的问题，只能连猜带蒙地用英文回答是或否。”当时的蔡幸君十分无奈。本以为这通电话可以安排她看诊，没想到聊到最后，工作人员又报出一串数字，让蔡幸君咨询离家较近的一个NHS的牙科就医点。

当蔡幸君拨通之前工作人员提供的电话后，对方却告知她牙医出差了，要1周后才能回来。“她让我在下周同一时间打电话过去看能不能预约到时间，当时感觉太心酸了。”蔡幸君说。

据蔡幸君介绍，在英国，能归到NHS的牙科诊所很少。如果不能预约到NHS牙科就医点，就只能选择到私立牙科诊所看诊。

万般无奈之下，蔡幸君最终选择到学校附近的私立牙科诊所看牙，但也只能预约到4天后就诊。“终于看上牙的时候，10分钟就检查完了。又预约了1周后补牙，花费175英镑。”蔡幸君说。

周末生病只能靠熬

吴思颖

“一言难尽。”正在韩国公州大学就读的郝艳茹回想起自己在韩国的看病经历，发出了这样的感叹。“记得当时是一个周五，我发现嘴有点歪，便怀疑自己‘中风’了。但到了医院才发现，医生们下午下班很早，且很多医院周末都休息，并不接诊。”

心急之下，郝艳茹的男友决定带着她从公州到大田跨城看病。当她和男友到达大田的医院时，医生告诉他们治疗她症状的医生那天不上班。“虽然医院周六下班时间早，但周日上班的医院却非常少。没办法，我们只能返回学校，在家里等。”郝艳茹说。

最终，郝艳茹只能忍着不适熬到了周一，到一家私立医院就医。“当时感觉太无助了，尤其女孩子还爱美，真是焦虑。”郝艳茹说。

被蜘蛛咬伤的尴尬就医经历

刘紫雯

许晓雨就读于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留学这几年，除非是紧急状况，一般她很少去医院看病。“因为除非是特别严重的病，医院会尽快安排治疗。如果只是普通感冒发烧要预约很久，不如自己吃药。”许晓雨说，“在澳大利亚，基本上大家都有相对固定联系的全科医生，相当于家庭医生，时间长了，医生和病人都都熟络了。”

一次外出游玩时，许晓雨不小心被蜘蛛咬伤了脚踝。“当时没什么感觉，但是过了几天脚踝就变得红肿，又痒又疼。”因为咬她的那只蜘蛛是体型稍大的黑蜘蛛，所以许晓雨非常害怕，便去找自己常联系的郑医生，“虽然伤口不大但又痒又疼，我怀疑是不是中毒了，也想到自己是不是时日不多了。”

“一进郑医生的办公室，我就开始嚎啕大哭。郑医生先被吓了一跳，后来查看伤口后说：‘没什么事，擦点药就好了。’说到这里，许晓雨忍不住笑了，‘郑医生当时准备了各种医疗器械，结果是我有些大惊小怪，当时真是觉得太尴尬了。’”



图片来源：百度

从被叮嘱多喝水到住院治疗

刘紫雯

艾娃(化名)在英国爱丁堡大学读研期间，不幸患上了脓毒症。“复活节假日时，我回北京面试。从北京回爱丁堡的飞机上，我开始发烧。”但到达爱丁堡的当天是周六，艾娃要就诊的社区诊所不上班，而要转去医院也需要社区诊所开具证明。无奈之下，艾娃只好等到周一。

两天后，艾娃才顺利就诊，虽然吃了社区诊所开的药，但依旧高烧不退，并且还伴随抽搐。她不敢再拖下去，便和朋友一起搭乘出租车，请司机帮忙送到任意一家医院。“司机直接把我们拉到爱丁堡皇家医院(公立医院)，由于不是从社区诊所转入的病人，门诊医生对我的病情不了解，我和朋友只好借助词典描述症状。”艾娃说，门诊医生给她做了基本检查后，开了退烧药和消炎药。“医生同时叮嘱我多喝水。回到宿舍后，我感觉情况更严重了，只好和朋友再度回到医院。”

这次到医院后，医生立刻安排艾娃住院。“最开始我住在急诊病房，凌晨3时护士把我转到了肾移植病房。我当时特别害怕，以为自己的肾脏出了问题。”在肾移植病房住院的第一天，艾娃做了一系列检查后，打了点滴。“周四早上医生查房时告诉我，他们一开始怀疑我是尿毒症，但看到检查结果，发现是虚惊一场。当时听到这句话，我心里的一块大石头终于落了地。最后确诊我患的是脓毒症，也就是全身性感染。”

虽然治疗过程艰辛，但艾娃表示，当地医院的福利很好。“每天晚上，护士都会送来隔天菜单，第二天会根据你的勾选把餐点送到床前。医护人员的态度也很好，晚上抽血时，护士还会陪我说话。”艾娃说。



爱丁堡皇家医院病房。艾娃摄